

我的

WO
DE
HUANG
HOU

谢楼南 著

皇后

我是大武的帝王，
而她——
是我的皇后。

I

谢楼南成名之作
传唱数载的帝后传奇

浩浩荡荡帝王路，生死同偕帝后书

新增外传《飞雪》《山中》《海棠》和作者后记

江湖动荡，病躯力挽狂澜；
帝国沉疴，心血熬汇山河。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的皇后

I

WO
DE
HUANG
HOU

谢楼南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皇后:全3册 / 谢楼南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94-2288-0

I. ①我…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0257号

书 名 我的皇后 (全三册)

作 者 谢楼南

选题出品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诗 杰

特约编辑 绪 花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符 殊

彩插绘图 璎 珞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天 缈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804千字

印 张 43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288-0

定 价 108.00元 (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杨柳风卷

第一章

金陵

201

第二章

阁主

210



王风卷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危局	再见	汗王	欢尽	惊变	云遮	过去	皇后
093	071	059	048	035	025	010	003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杨柳	楚王	相信	两难	虫子	承认	失落
185	172	157	145	127	120	112

王
风
卷

wo
de
huang
hou





第一章

皇后

幅员千里的大武帝国，建国一百余年，政治清明，边境安定。

位于帝国版图中心偏北的京师，气候适宜，文教贸易兴盛，百姓安居。

京师朱雀大街以北，万岁山以南，东邻镜湖，西接内阁巷，宽达十余丈的护城河环绕着的，是素有禁宫之称的皇城。

禁宫的西六宫，共住了地位不等的十三位妃嫔。

紧邻着养心殿的永寿宫，其主位是皇贵妃杜听馨，由于她风姿清雅，宛若幽兰，宫内的人更愿意叫她兰贵妃。

兰贵妃是已故一等卫国公杜儒鹤的遗孤，自幼被太后收养在身边，和皇帝青梅竹马，毋庸置疑是最得宠的后妃。

永寿宫后是翊坤宫，翊坤宫的主位德妃幸懿雍是吏部尚书幸羽的女儿，也是除了兰贵妃之外唯一被册立的妃子。翊坤宫的偏殿厢房里还住了二位才人。

长春宫没有主位，住着八个常侍和才人。

咸福宫旁的储秀宫，院子里有两棵大槐树，紧邻御花园，和养心殿隔了两重宫殿，平时人迹罕至，我独自住在这里，我是皇后。

自三日洞房，从坤宁宫移出，入主储秀宫之后，我就很少被召幸，如同坐进冷宫一样的皇后。同时，我也是手掌内政外务大权的内阁首辅凌雪峰的独女，是皇帝在大婚和亲政庆典上持着手保证两姓好合，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皇后。

现在我正百无聊赖地把玩着一只象牙莲花串珠。

我不信佛，崇信佛道是对生活失去希望的老女人玩的把戏。

我还年轻，还有许多的愿望没有实现，还有很多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我对自己还充满信心，即便萧焕始终不曾正眼看过我一次。

萧焕就是我的丈夫，这个帝国的皇帝，一个刚满弱冠就亲政，对政事没有什么控制力，对女人的胃口不算太大的男人。

他是我名义上的丈夫，同样，也是这个后宫中其他女人的丈夫。那些女人见了他就好像蚊子见了血，如果不是要恪守礼仪，我想她们一定会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拼命吻他那双秀挺得过分的眉毛。

她们会谈论谁刚被赏了半盅银耳羹，那竟然是萧焕喝剩下的，简直是仙露！她们把自己洗得白白的，猜测今夜谁的绿头牌将被萧焕的手翻起。她们讨论那个梳了个过时发髻的才人，怎么还能得意扬扬地到处乱晃？

她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当然我也不知道，曾经有段时间，我以为我懂得爱，后来那个男人说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

不过那都是一些陈年旧事了，没有再提的必要。

这会儿我脑子里正在盘算的是，怎么让一个女人对我说对不起。

我不是一个虚荣心强的女人，但我还没大度到容许另一个女人踩在我肩膀上拉屎撒尿。我准备教训一下翊坤宫那个嚣张的武才人。

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只不过是接连两天被萧焕召去养心殿侍寝，居然就敢当着太后嫔妃的面顶撞我。她以为后宫是她那个区区三品侍郎的爹开的小花园？

当然，教训她，有很多种方法。

我可以先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拉拢她，让她以为禁宫里的这个皇后，是她最死心塌地的好姐妹，接着，再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可以置她于死地的机会，比如说……某天萧焕已经对她不再有兴趣，而她仗着自己和皇后要好闯出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祸。

如果嫌这个方法太费精神，我还可以很婉转无心，在后宫嫔妃聚会的间隙，多赞叹几句武怜茗耀眼的恩宠……不用多撩拨的语调，甚至不用流露出应有的幽怨，等不了多少时候，那一个个手腕玲珑、心思细密的宫里的女人，就会很卖力并且小心地，代替我拔去武怜茗这个大家共同的眼中钉。

在这个后宫中，实在有太多的方法让一个人消失得不明不白。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用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个——因为那些不够痛快。

案头的琉璃貔兽嘴里袅袅地吐着青烟，我从榻上坐起来，光脚套进鸳鸯挑金的绣鞋里，站起身，百凤浮云的朱红长裙拖到长绒波斯地毯上。

用手支住头，以防止发髻上那个嵌了七宝的金凤簪掉下来，我向身边的小山



笑了笑：“想不想跟小姐我去煞煞那个武才人的威风？”

小山是我带进宫的陪嫁丫头，如今储秀宫的管事宫女，没大没小惯了，居然瞟我一眼，甩过来一句：“你又想玩儿什么？”

我笑，抬起手看指尖新涂的蔻丹，也瞟她一眼：“你就好好瞧着吧。去，差人把武才人叫到御花园。另外，交代人在绛雪轩前的紫藤架下给我泡上一壶茶。”

小山有刺绣的爱好，这时候撇撇嘴，颇不情愿地扔了正在绣的鞋面，起身出去布置。

我等了一会儿，披上雪锦的云肩，遮住宫装外裸露的双肩，踱出房间，招手叫来几个宫女内侍，一阵嘀咕。

都安排好了，开始出发。

一路罗伞逶迤，身后只宫女就跟了一群。

到御花园的时候，小亭中的清茶和糕点已经备好，扫净石凳坐下，正好听到御花园门口一阵骚乱，小山已经把武才人带来了。

从天一门前的松柏连理枝到绛雪轩前，大概有两百步的距离，需要穿过一个花坛，一排养荷的大缸，一座太湖石假山，一个紫藤花架，走起来，只是几个眨眼间的工夫。

我捧起桌上那杯狮峰龙井，慢慢啜着，然后听到在天一门前一路响起惊叫声、瓷缸破裂声、水声、滑倒声、奔跑声、尖叫声。

一切声音停止的时候，我放下茶碗抬起头。

武才人站在亭下，钗钿垂乱，头发顺着脸颊散落，美丽的大眼睛惊恐地张开，浅绿的薄纱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泥浆和草叶顺着起伏有致的曲线滑下。

如果我的安排没出差错，那么她刚刚是先被人当头一盆冷水泼到身上，然后在昏天暗地之际，又被推到了满是泥泞的荷花缸里。

不过，真是个美人啊，如此狼狈也不掩娇美，怪不得能在后宫嫔妃中独得宠幸。

我眯上眼睛，笑着起身，手中那柄团扇遮住下颌，露出半张嘴：“哦呀，这不是武才人吗？怎么弄了满身的泥？”

武才人直愣愣地看我，眼睛睁得更大，声音颤抖：“你、你……”

我把团扇从嘴边放下，合在左手上，眼神一凛：“武才人，你忘了宫里的规矩吧？来人，给我教教她！”

旁边那些宫女可比小山听话多了，我话音刚落，立刻就有人跳出来：“遵皇后娘娘懿旨！”

紧接着嘭嘭两声连踢，武才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那些凶神恶煞的宫女下脚不轻，武才人跌在地上，用手肘撑住身子才没有趴倒。

她撑住地，挣扎着抬起头，杏眼圆睁，居然还想跟我争辩什么。

我笑了一声，慢慢踱到她面前，弯腰伸手，用扇柄按住她瑟瑟发抖的肩膀，用力不大，却恰巧压在她肩胛上，足够让她半边身子酸麻。

低头俯视着她，我微笑了起来：“武怜茗，你是不是觉得，同样是陛下的女人，你比我漂亮，比我会讨陛下欢心，却要跪我，见我一次就要行一次礼，很不服气，很没道理是不是？”

我把嘴角挑得更高，直视她的眼睛：“我可以告诉你，就算你比我漂亮，比我会讨陛下欢心，我也一样能让你见我一次就跌一次跟头，见上一百次，就跌一百次跟头。如果你不信，我会慢慢让你相信。”我笑，把嘴附到她耳边，“或者你也可以去求疼你的陛下或者太后娘娘，看他们保不保得了你。”

把头从她耳边移开，我依然是笑，这看在武怜茗的眼里，应该和蛇蝎无异：“其实呢，你也应该看开点——谁让我是皇后，而你不是。”

直起身，我把团扇从她肩上移开，随手扔在她脚下：“这扇子沾了些泥，就赏给武才人了。”我笑笑，“内织局每年只出五把的西洋蝉翼纱扇啊，不要浪费了。”

转身叫上小山和一干看热闹的宫女，摇摇晃晃回宫，转过那个花团似锦的紫藤花架时，我回头看了一眼，繁花丛中，武怜茗趴在地上，双拳紧握，脸埋在乱发里，看不到表情。

回到储秀宫，无所事事地等到酉时，养心殿那边传来消息，萧焕今晚召武才人侍寝。

第二天上午，依例去给太后请安的时候，萧焕居然也在。

我笑盈盈地走过去，先向太后请安，接着向萧焕道福：“臣妾见过陛下。”

“来，来，皇后多什么礼，快来这里坐下。”太后亲切地拉我在身边坐了，持起我的手，俨然是慈爱的长辈。

我笑着，又向一旁的萧焕问：“许久不见，陛下的身子好些了吗？”

不是我矫情，是太医局总对外声称萧焕身有寒疾要多多休息，弄得他仿佛弱不禁风似的，也就是因为如此，他直到弱冠之后，才大婚亲政。

什么寒疾？他要是寒疾，我的牙都会笑掉。老是借口体弱不理朝政，朝会议政是从不延误，所有的政事却都扔给内阁，自己只负责在内阁的票拟上批朱，

“韬光养晦”这四个字，他还做得真地道。

萧焕还没回答，那边太后就皱了眉头，转头来问萧焕：“许久？皇帝，你有很久没见过皇后了？”

萧焕马上起身，恭敬回答：“回母后，是儿臣这几日疏忽了。”

太后看着他，停了片刻，叹了口气：“自古天子哪能没有些偏宠的，这也是常情，只要不算过分，于家于国都是无碍。不过皇帝啊，别的女儿纵然千般好万般好，皇后不也是大好女儿？你可要多疼爱皇后些。”

我在一边静静听着，低眉垂首：这话说得可真是漂亮，多体恤我啊——绝对听不出半点说我没本事留住男人的意思。

萧焕恭敬点头：“母后教训得是，儿臣谨记在心。”

“你啊，老是说谨记了，谨记了，其实却一点都没放在心上。”太后神色缓和了点，笑着嗔怪，接着又看向我，“皇后，皇帝有他不对的地方，可皇帝自幼身子就不好，国事又忙，这后宫里的长长短短啊，皇后也要替皇帝顾虑点不是？”

我连忙也起身：“儿臣谨遵母后教诲。”

“好了，好了，我又没说你们什么，值得这样。”嘴里这么说，太后脸上的神色却缓和了下来，笑吟吟一边一个，拉住我和萧焕的手，“赶快都坐下吧，咱们娘仨多聊会儿家常。”

我和萧焕又坐下，太后拉着我的手絮絮说了许多，无非是些琐碎的闲话，我应和着，就这么聊了有半个时辰。

直到太后说累了要睡下，我才和萧焕一同告退出来。

出了慈宁宫，我陪着萧焕，从长长的甬道走回养心殿，他忽然笑了笑：“皇后这几天火气很大吗？”

我先叹了口气，才笑着看他：“几天几夜都见不着陛下一片衣角，臣妾急都急出火来了，陛下还这么问，可真叫臣妾伤心！”

他居然轻轻笑了出来：“皇后如果真是想见我，随便差个什么人到养心殿里来说一句不就好了？能让皇后如此挂怀，我受宠若惊。”

脸上的笑容一丝也没有减少，我媚声：“陛下这话，说得可真口是心非。”

“是吗？”他转头看我，唇角还是挂着淡笑，“皇后的话，难道不是口是心非吗？”

我挑眉，一脸假笑连自己都觉得虚伪：“臣妾可是句句出自肺腑，哪像陛下，半点真心都不肯掏出来。”

他低头笑了一下，平淡地将话头带开：“武才人虽然骄纵，但皇后也已经责

罚过了，往后可不可以看在我的薄面上，不再和她计较？”

终于扯到正题了吧？我就说，往日有意无意总会避免跟我见面，今天竟然不怕相看两厌，特地在太后那里等我，就是为了给武才人求情。

“这个啊，陛下也是知道的。别人可能有九曲十八弯的肠子，臣妾就只认定一个理，但凡让我不舒服的人，我也会让她不舒服。不过呢，臣妾的气出了就算完了，不会像有些人，笑脸迎人，背后暗算，那么心机深沉。”我笑吟吟看他，“您说是吧，陛下？”

他轻笑着，点了点头：“听皇后这么说就好。”

正和他说着话，甬道那头过来了一个玄色的人影，匆匆走近，单膝沾地：“臣李宏青见过陛下、皇后娘娘。”

来的人是负责后宫禁卫的御前侍卫随行营副统领李宏青。

本朝御前侍卫分随行营、蛊行营两营，每营两百人左右，随行营监领锦衣卫，负责禁宫守卫，另外还分担京师二十四卫禁军教导督察；蛊行营二百多人则散布于帝国各个角落，负责搜集情报、监视各级官员，凡是贪官污吏，提到“蛊行营”三个字，无不畏惧。两营的人数虽不足五百，但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精锐，武功高超不说，还有不少身怀绝技的能人，不容小觑。

这两营直接由皇帝统率，地位在帝国也十分特殊，正副四位统领，历代都由跟随太祖皇帝征战四方的四家异姓公侯世袭，李宏青就是威毅公李照霖的后人，也是加封骠骑大将军的三等威远伯。

大武各代皇帝对待两营统领的态度，总是礼敬有加，很有些亲如手足的味道。这样以心换心，御前侍卫两营作为帝王心腹，对皇室的忠心也不容置疑。

李宏青在萧焕面前一向不拘礼数，膝盖沾地后立刻起身，扫了我一眼，语气微顿：“陛下，宏青有事禀报。”

知道这样的密报我是要避嫌的，我笑了笑，向萧焕行礼：“臣妾先告退。”

萧焕笑着点头：“皇后珍重。”

我又笑笑，退着走开。

走得有些远了，我回头看看，李宏青站在萧焕面前，不知道在禀告些什么，接着旁边的顺义门内，走出一个白色的纤弱身影，也不顾避讳，上前极自然地挽住萧焕的胳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遥遥向我这边看了一眼。

皇贵妃杜听馨。

我忍不住冷笑了一声，这是做给我看的？不去给现下圣眷正隆的武才人看，给我看什么？我又不会对她构成什么威胁，萧焕只怕都不想碰我一根指头。

望着那两个相依的背影，我心里不知道怎么突然有点发酸，只是一点。



请一趟安，居然请得气短胸闷起来，带着宫女和内侍，顺着甬道一直走到储秀宫门口，我犹豫了一下，索性把跟在身后的人先打发回去，自己只带了两个宫女，到御花园透气。

昨天戏弄武怜茗时打烂的荷花缸早就被人清理干净，换上了新的，现在只有隐蔽的边角地方还留着些不很明显的泥浆。

身上的锦绣华服压得肩膀不是很舒服。有阵风起来，沙沙吹过灌木和花丛，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错觉，我觉得似乎有脚步声传来，回过头去看，身后空空如也，只有御花园的茂盛草木，在风中起起伏伏，迎风舒展。

第二章

过去

每一个女孩子，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的身影曾经落到眼里，于是就再也忘不掉，想起他会有一点儿带着酸涩的甜蜜，很多年后坐在花架下小憩了，还会梦到他，音容如昨，在早已模糊了的背景中微笑，恍如初见那日。

我也曾梦到过那个人，尤其在黢黑阴寒的夜里，会梦到那个在江南的秋风中向我展开笑容的年轻人。

然后睁开眼，视野里却是储秀宫后殿永远高峻空旷的布景，沉在黑暗中，显得尤其狰狞。

这个时候我会把被褥裹得更紧，猜测着今天会是谁在养心殿侍寝，再在乱七八糟的猜测中重新缓慢入睡。

这种感觉，很不好。

当然，在床上等着男人来临幸你的感觉也不好。

我现在就穿着中衣，躺在养心殿后殿东稍间的床上。

这张床真是奢华，通体镶嵌着水晶银玻璃，窗帷上绣着百仙图，挂满了各色的香包明珠，锦绣簇拥，躺在这里，会觉得自己像是躺在云端。

这就是大武皇后独享的殊荣了。养心殿的寝宫中共有两张龙床，按历代的规矩，妃嫔侍寝只能动用西稍间那张床，只有在皇后侍寝时才会用到东稍间的这张。

不知道是不是太后的话起了点儿作用，那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养心殿召我侍寝的口谕终于送到了储秀宫。

洗好身子，装扮停当，坐着软顶的小轿到养心殿，我就躺在这张华丽的床上等萧焕。

依照规矩，我来时只能穿中衣，盖在身上的锦被有些薄，我一直躺到洗过热水澡的身体有些僵了，萧焕才过来。

屋子里的人早就退了出去，他走过来掀开雾一样罩在空中的帷帐，淡淡笑了，他的眼睛是重瞳的，深黑如墨的瞳仁里，让人看不出一丝情绪：“皇后还好吧？”

我笑，拥着锦被坐起，媚眼看他：“还好，就是等得快要睡着了。”

“皇后在怪我来得晚了？”他仍旧轻笑，站得距床有些远，脸庞在琉璃灯下半明半暗，看不出表情。

“臣妾不敢，陛下日理万机、夙夜操劳，臣妾在这里等上一会儿，又算得了什么？”我轻笑，伸出一只手去，递到他面前，“陛下，让臣妾为您宽衣？”

他笑起来，却不走近，放下手，任帷帐垂落，隔断了视线，转身向外走去：“时候不早了，皇后早些睡下吧。”

“陛下！”我慌了，连忙拉着锦被拨开床帷跳下去，“别走！”

他头也没有回，脚步不停。

“陛下！”我慌得有些口不择言，“臣妾不比别的女人差，臣妾会好好侍候陛下的。”

他这才顿住脚步，可是并不回头：“皇后，既然彼此无意，何必勉强？”

“陛下和那些女人就有情了？和她们就行，和我为什么不行？”脑袋混乱一片，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他停了停，突然轻轻笑了起来：“我不想和一个心里想着其他男人的女人上床。”

我一下愣住，声音发涩：“这是什么意思？”

他笑：“皇后忘了？难道不是皇后亲口对我说的，你所爱之人是罗洗血？”

他冷笑着，声音更加低沉：“皇后，我希望我们能给彼此留些余地……这样相处才不会太难。”

“你不在乎这些！”我真是有些疯了，脱口而出，“你不在乎我是不是喜欢别人！你又不喜欢我！”

脑袋中嗡响了一下……我都在说些什么？

四周一片寂静，萧焕背影没有动。

我深吸了口气，平静一下心绪：“陛下应该最清楚，我是陛下的皇后，陛下是我的丈夫，这跟陛下所爱之人是谁，我爱的是谁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像一对帝

后一样就够了，不是吗？”

他还是沉默，房间内安静得让人窒息。

我抓紧被角，迟疑地又开口：“陛下？不可以吗？”

良久，他的肩膀动了动，像是轻轻地笑了：“皇后珍重。”

说完，他走了出去，自始至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我望着他的背影，那个青色的身影很快隐没，消失在门外的夜色中——最终依然是走了。

站在地板上，我低下头。

我跳下来得太急了，没有穿鞋，脚贴在细泥的金色方砖上，冷得有些刺骨，我忽然想骂布置这个房间的人，把这个地方装饰得这么华丽，却连一块毯子都舍不得铺。

这是第几次了？我被召到养心殿的这个房间里，却被单独留下？

萧焕从来没有碰过我，连新婚之夜也是如此，他冷淡地笑着，每一次都转身出去，留给我一个背影。

大婚几个月，大武的皇后还是处子之身，说出去，该是个天大的笑话。

有时候会想，我嫁给萧焕，本身就是个笑话……是我说的，我所爱之人是罗洗血。

洗血是我哥哥手下的杀手，作为巩固权势的方法，我师父曾经豢养过很多杀手，洗血就是其中最得力的一位，一把快剑不杀无回，从未失手。我进宫前那半年里，和洗血很亲密。

那天，我抱着洗血的胳膊，站在萧焕面前，对他说，我所爱的人是洗血。我说，每一个字都很清晰：“我会嫁给你做皇后，但是现在，我爱的人是罗洗血。”

那一刻，萧焕静静地看着我，嘴角依然挂着淡然有礼的微笑，接着他转身离开，就像日后无数个夜晚，从我的床前转身一样，背影冷硬，再不回头。

他是觉得这一切很可笑吧？像一个让他连看到底的兴趣都没有的拙劣笑话。

是谁开了这样一个玩笑？是在驾崩前钦点我为未来皇后的先帝，还是端坐在九重云霄之上的神明？

退回床上坐下，把腿蜷成一团，蹲在这张宽大过分的龙床上，我开始扳着指头盘算：只要其他嫔妃还没有生育，我就还有希望。我的目的是怀上萧焕的孩子，最好是个皇子，这样我不只能做皇后，说不定还能做未来皇帝的母亲。那样的话，就能保住我家的权势，保住我爹的地位，实在是太好了。

不就是把一个男人哄上床？我还年轻，有的是机会，有的是时间。